

名家随笔

## 球场上的严师

谭曙方



50多年前,大约有两年的时间,我几乎就是一名社会闲散少年,玩篮球、养热带鱼、去太原火车站交换各种纪念章等,成了日常功课。

我入学进太原九中后,很快就被体育老师高凤春看中,让我进校篮球队训练。印象中,高老师异常敬业,在校园操场,总是见他穿一身原本深蓝却已褪色为淡蓝色的运动服,脖子上也总是挂着哨子。训练我们时,他喜欢将短促有力的命令与尖锐的哨声交替使用。日常训练在早晨6点开始,夏日里还会再早点,我从家里到校总是不赶趟,高老师便安排我住进了校园排房集体宿舍。之前在家懒散惯了,猛然被高老师这样一管,生物钟被来了个强制校正,一时还真难以适应。高老师一早便开始挨个敲门,喊我们名字,有时候还吹几声急促的哨子,那感觉就好像有人朝你头上骤然浇一瓢凉水,不清醒都不行。最初,我哪能受得了这苦行僧般的锤炼,迟到自然是家常便饭。篮球场在田径场北边,我的宿舍在田径场东南角,常常是睡眼惺忪地

穿过田径场去篮球场,哪想到那黑着脸的高老师每每就在田径场中间候着,等远远地看到我在排房那里出现,便高喝道:“谭曙方,迟到了!跑步!”有时候跑过他身边时,屁股上还得挨一脚,当然是示意性的。

比训练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饥饿。作为一名中学生,我每月的粮食定量好像是27斤半,那时凭粮票购粮,粮票分细粮与粗粮,细粮所占比例还很低。我得从家里拿了自己那份粮油肉票,在学校食堂买了饭票吃饭。食堂饭太简单了,早饭就是窝头、玉米面糊糊加咸菜,没有鸡蛋。午饭与晚饭差不多,以粗粮和大烩菜为主。清晨一个多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后,吃个窝头加碗玉米面糊糊,根本无法坚持到中午,每当上午第四课时,我就走神了,也不知道是如何坚持到下课的。下午课后球队还时常搞比赛式训练,这个比晨练还要强度大,我每每汗如雨下,即使球场周围挤满了围观喝彩的同学,也难以在后半场维持身体的竞技状态。周日回家时我会拎着空书包,常装了土豆或红薯

到学校烤着吃。多少年之后,母亲还会常常笑着提起这事儿,说我偷偷把家里的土豆红薯都拿到学校去了。那时的校篮球队于我们来说是爱好,于高老师来说是希望拉出去比赛时为学校争光。但球员没丁点儿伙食补助,高老师也是无能为力。高老师能做到的就是为我们争取来一身带有九中标志的比赛运动服,球鞋得自己解决。那时我最喜欢的回力牌高腰篮球鞋,还是母亲托单位同事从上海买来的。

尽管“窝头加训练”异常艰难,可也让我过足了玩球的瘾。被校园的球迷们高声喝过彩,参加过市中学篮球比赛,虽说输得不少,也赢过多次,每当赢了某校,我们会开心好久。在高老师的严格训练下,我懂得了会传球才是高手,失败了也绝不气馁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训练,真不知道日后的我是否能走出那一个接一个的挫折泥沼,没准儿深陷进去也极有可能。

“谭曙方,你再迟到,我就开除你!”每当我迟到严重的时候,高老师就这样压制不住地发火。然而,直到我离开九中,他也没有开除我。与高老师告别时,我还特意向他要了一张他的两寸照片,照片上的高老师与他平日里的形象截然相反,眼睛满含笑意,留着发亮的背头,身着条纹西服,还打着那个年头在现实中几乎看不到的领带。他一只手拉着我的手,另一只手拍着我的肩膀,说:“抽时间就回学校来看看。”

淡的日常。前者像一本未兑现的支票簿,后者却在不经意间累积成可观的精神财富。

最近开始学习水彩画。面对空白的画纸总让人心生畏惧,但当我把注意力放在“今天练习调色”“画一片树叶”这样的小目标上时,不知不觉间,画册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叠。那些或深或浅的笔触,就像我们拆解后的日子,一笔一画都看得见成长。

雨后的黄昏最适合整理旧物。翻出十年前写的“人生必做清单”,那些“我要出书”“我要当作家”的豪言壮语让我莞尔。现在的清单上写着“每天写800字”,这个小目标看似微不足道,却像细雨滋润着每一寸时光。

临睡前,我喜欢看儿子在台灯下完成他的“每日小目标”。他认真打勾的样子,让我想起溪水打磨石头的过程——没有惊涛骇浪,只有持之以恒的轻柔触碰,却最终塑造出美丽的鹅卵石。温暖的灯光下,我突然明白:生活的智慧,就是把时光拆解成可以拥抱的碎片,然后一片片拾起,终成星河。

## 家史如树

杨小平

“五一”长假期间,我回到老家参加侄女的婚礼。宴席间,一位兄弟与几位长辈闲谈,聊起编撰我们杨家族史的话题。有人觉得这是无用之举,毫无意义。甚至有人认为我们是在炫耀财富,或卖弄学问等。这一话题让我陷入了深思。自幼年起,当我读到《曾国藩家书》《颜氏家训》《诫子书》等经典时,便深受触动,萌发了将来一定要撰写家族史的念头。从2005年起,我和堂兄杨吉平教授就开始筹划此事,但由于种种原因,推进缓慢,至今尚未完成。

家史不仅仅是一份记录,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。《荀子·礼论》中提到:“礼有三本:天地者,生之本也;先祖者,类之本也;君师者,治之本也。”先祖是我们家族的根基、族类的根本。他们所经历的生活故事、成败得失、祖训家规,构成了家族的精神基因。这些需要被记载下来,并代代相传,因为历史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自行清晰,唯有通过文字与记忆,才能将这份厚重的遗产保存下去。

记得去年春节,父亲拿出爷爷留下的日记、房契、地契、诉状等珍贵资料给我们看时,那沉甸甸的历史记忆让我们心情久久无法平静。父亲感慨道:“咱们杨家家族史的事儿得抓紧搜集整理,你爷爷辈的人快走光了,等我们这一代主要人物也相继离去,后代就什么都问不到了。”这句话如同警钟,敲击着我的内心。我们这一代肩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,如果连祖先的故事都无法完整保留,那么我们的后代又如何能够了解自己的来路?如何懂得何谓根本?

“树高千尺不忘根,水流万里有其源。”这句古语道出了万物的本质:任何成就或自然现象,都离不开最初的根基与源头。对于个人而言,这个“根”就是家庭;对于家庭而言,这个“根”则是祖先。我们中或许有人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迷失方向,忽视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。试问,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,留给下一代的究竟应该是物质财富,还是精神财富?答案显而易见。物质可以耗尽,精神却能世代相传,成为支撑后辈前行的指路明灯与奋进力量。

宋代政治家司马光曾留下一句著名的家训:“积金以遗子孙,子孙未必能守;积书以遗子孙,子孙未必能读;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,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”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:物质财富并非万能,真正的保障在于无形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塑造。正如宋代名臣张元幹,他一生清廉自守,品行端正,没有给后代留下千金家产,他以材质朴实、生命力顽强的朴树教导子孙:“人以积金以遗子孙,吾教子一树耳。”这种朴素而深远的理念,正是对家风传承的最佳诠释。

家族史的意义就在于此——它不仅承载着祖先的足迹,更寄托着后人的期许。我们杨氏家族流传至今的“忠孝勤俭”祖训及“顺父母、睦兄弟、和宗族、务勤俭、谨丧祭、安本分、禁非为”的家规,难道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吗?它们教会我们如何做人,如何立身于世,如何保持初心不变。铭记历史,传承家风,这是每一个家族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家族史的编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,它需要时间、耐心和家族各成员共同努力。这项工作意义非凡,值得坚持。因为它是对过去的尊重,对现在的审视,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。正如张元幹种下的那棵朴树,虽不起眼,却扎根深厚,为后代撑起了一片绿荫。

家史如树,根深方能叶茂。无论家业、事业,皆需稳固其根本,如树之培根,水之浚源。此“本”者,或为德行,或为信誉,或为核心技艺,唯有根基牢固,方能历经风雨洗礼,代代相传,绵延不绝,成就“传承永续”的佳话。家史不仅是家族发展的见证,更是精神血脉的延续,它提醒我们铭记过往、守护家魂,在岁月长河中始终不忘初心,让家族精神生生不息,绽放恒久之光彩。

## 碎步成诗

亦远山



浩大工程如何被分解成无数个可以掌控的小步骤。他恍然大悟的样子,让我想起第一次领悟这个道理的时刻——那是在厨房揉面,当我把一大团黏糊的面粉分成几个小剂子时,突然明白了如何驯服生活的庞然大物。

抽屉里保存着两本截然不同的日记。一本写满“今年一定要”“必须完成”这样焦灼的誓言,另一本则记录着“今早多走了500步”“读完20页书”这样平

晨光熹微时,我在书桌前发现一只蚂蚁,它正拖着一粒比身体还大的面包屑,在桌面上艰难前行。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生命,用它的方式向我展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:再沉重的负担,只要肯分解,总能找到前行的路径。

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泛黄的清单,上面用钢笔写着“五年规划”几个遒劲的大字。那些曾让我夜不能寐的宏大目标,如今已被几张便利贴代替,“今日回复三封邮件”“完成方案第一小节”,这些细碎的字迹,反而织就了我向上攀登的绳梯。

书架上的多肉植物是最好的生活导师。三年前朋友送的一小株,如今已经繁衍出好几盆。我没有刻意计算它的生长速度,只是隔三岔五浇点水,偶尔转动花盆让它均匀采光。这些漫不经心的照料累积起来,竟成就了一窗台的生机盎然。

上周遇见老同学,他正为装修新房焦头烂额。我给他看手机里的装修相册:从“今天选地板样品”到“本周确定橱柜颜色”,三百多张照片记录着这个